



湘江头条

罗教益 摄(湖南图片库)
辰溪县沅水河畔的箱子岩·马嘴岩·

一

天宝八年(公元749年),盛唐诗人王昌龄被贬谪到沅水上游的龙标县(北宋至当代设黔阳县),做了7年县尉。在一个冬夜,王昌龄设宴送别朋友程六。宴中的顶级佳肴,正是用青鱼生切的鱼片。他写了一首七绝《送程六》:“冬夜伤离在五溪,青鱼雪落鲙橙齑。武冈前路看斜月,片片舟中云向西。”“鱼生”是唐代很流行的珍馐,还传入日本,成为日式刺身的源头之一。“青鱼雪落”,形容被片成鱼生的青鱼片像雪一样白,与五溪冬天纷纷的落雪联想在一起,营造了诗的意境。

诗中的“橙齑”,是用橙皮等芬香物捣成的酱料,用来蘸食生鱼片,去除腥味。龙标县城的三面,有沅水干流和澧水支流环绕相汇,江面宽阔,江水幽深,而龙标县城的上下游,却多有浅滩奔湍。做生意的鱼生,就产自这些奔湍中。

沅水中游清代《泸溪县志》记载:“酉水穿境而过,水清流急,产鱼甚众,有青鱼,体长而扁,色青绿,以石上硅藻为食,味极鲜,渔民常于浅滩处捕之。”

把橙子齑写入诗中,隐含王昌龄对“金齑玉脍”的怀念。“金齑玉脍”,原指古代经典佳肴鲈鱼生,后来泛指珍馐。鲈鱼肉洁白如玉,鲜嫩无腥,被誉为“玉脍”。“金齑”则是捣碎的金黄的橙皮末,以及姜、蒜等,用来做调味品。北魏农学家贾思勰,把“金齑玉脍”作为美食谚语,写进《齐民要术》书中。宋代《大业拾遗记》记载,隋炀帝下江南时,品尝了松江(今属上海松江)鱼生之后,赞叹“金齑玉脍,东南佳味也”。南宋陆游有诗:“自摘金橙捣脍齑”。松江鲈鱼,还被乾隆皇帝赐封为“江南第一名鱼”。

王昌龄被贬谪龙标之前,在松江上游不远的江宁(今南京)做了8年江宁县丞,必然享用过松江鲈鱼做的“金齑玉脍”。出自五溪之地急滩浅滩的青鱼,味美想必胜过平缓江流中的松江鲈鱼。龙标周边盛产柑橘橙柚,“金齑”也一样金黄鲜亮。

二

其实,沅水流域有两种青鱼。一种是常见的青鱼,主要繁衍在长江中下游流域,被列为“四大家鱼”之首。普通青鱼还有不少别名,比如黑鮰、乌鲢、乌青、青鲇、螺狮青等,这些别名也写在沅水州府县志中。另一种青鱼,学名“湘华鲮”。湘华鲮没有知名的别名,它与普通青鱼共用一个“青鱼”俗名,是被俗名“屏蔽”的鱼。

古人往往看形象取名,两种青鱼的主色调都是青色。自古以来,沅水人对两种青鱼并不区分。沅水的老百姓说:“青鱼的名字,是祖公老儿传下来的。”古代没有鱼类学,在古代沅水州府县的官方文献中,也不区分两种青鱼。如沅水上游《黔阳县志》(脩长版)载:“鳞之品:鲤、鲢、鲮……”(“鲮”同“青”);沅水中游《辰州府志》(道光版)载:“鱼族颇夥,其著者:鲤、鲫、青……”;沅水下游《常德府志》(嘉庆版)载:“青鱼,沅水上下皆产”。

但其实,两种青鱼是有区别的。从个头来看,普通青鱼身躯粗壮,属于大型淡水鱼,成年可达几十公斤。在农贸市场卖鱼的摊子上,那些被砍成大段出售的,必然是普通青鱼。湘华鲮青鱼体态圆润,修长秀气,属于中型淡水鱼,成年后,一般只有一二公斤,也有达到五公斤左右的,却极为少见。从体色来看,普通青鱼偏于青黑,湘华鲮青鱼显得青绿,身上还有其他色彩,比普通青鱼靓丽。这都需要细看,如它们在水中游动,一抹青色掠过,难以辨别。

一直到1925年,美国鱼类学家尼科尔斯在洞庭湖采集标本,发现这种鱼只分布在湖南的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,就给它命名为“湘华鲮”。他还发现,沅水流域的湘华鲮数量最多,产量最高。现代鱼类学对两种青鱼作了科学的界定:它们都是“鲤科”鱼类,普通青鱼属于“雅罗鱼”亚科、“青鱼”属,是分类学中的标准青鱼;湘华鲮是“鲃”亚科、“华鲮”属。这样的鱼类学知识,只有少数研究者知道,在沅水,至今人们还是把它们都叫作青鱼。直到去年暑假,我回到沅水上游的家乡老洪江时,才被普及了湘华鲮知识。

从古代到20世纪60年代,渔民在沅水干流和几大支流捕捞的青鱼,其中很多是湘华鲮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,湖南省水产研究机构的专家们论证确认,湘华鲮是“沅水中上游的主要经济鱼类和优势土著类群”。

那么,王昌龄所设的饯别宴上的生鱼片,究竟是哪种青鱼?

普通青鱼喜欢摄食河底的软体生物,如螺、蚌之类。它们长得快、体型大,游动迁徙的距离远。湘华鲮则偏爱激流浅滩,刮食岩石上的硅藻、植物碎屑与嫩叶之类,蛰居在水质洁净、河底多石的水潭中过冬。湘华鲮长得慢,个头也比不上普通青鱼,但远比普通青鱼鲜嫩味美。我认为,王昌龄吃的,应该是湘华鲮。

沅水的青鱼之恋

廖开顺

中华文化尚青。这种崇尚源自对大自然生生不息之物的向往,也形成清雅的审美情趣。在最早的“白蛇传”版本、明代冯梦龙的小说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中,青青姑娘本是西湖水潭里修炼了千年的青鱼。虽然后来在流传中,青青姑娘变成了青蛇,但她的活泼洒脱,依然像水中灵动的青鱼。

沅水人喜爱青鱼。碧水中的一尾青鳞,成了民间传说中的精灵。过滩青鱼的英姿,与沅水船工不畏滩多水险的精神相吻合。有沅水船歌:“哎哟……麻滩脱水石马渡,青鱼生角见得稀。闪溪罗依吼一吼,花滩出水箭潭口。哎哟……青鱼摆尾过滩急,纤夫踏石汗湿衣。险滩恶水都闯过,一篙撑到桃源堤。”

沅水人的情歌中,还有一条“深情的青鱼”。“青鱼游水不离河,阿妹想哥在心窝。鱼水相依难分隔,生死相伴唱山歌。青鱼摆尾寻浅滩,阿妹约哥柳树边。情似长河流不断,爱如深海比蜜甜。”

在沅水五溪之地,有广为流传的“青鱼化神、惩戒贪心”的传说,有“放生青鱼、得获善报”的故事,还有“青鱼石辟邪”的说法。这些关于青鱼的传说,将青鱼与善恶、感恩、守护相联系,承载着沅水人对青鱼的敬畏和依恋,这种“青鱼之恋”是沅水文化中的动人一笔。

民间传说中的青鱼是无所不能的,人们崇拜它、依恋它,把它当作可以护佑人类的神灵。

三

可是,到了现代却反转过,鱼类需要人类的庇护才能生存繁衍。

沅水民谣说:“滩下面一个潭,潭下面一个滩,右弯了一个左拐,左拐了接个右弯。”险滩是行船放排的“鬼门关”,却是青鱼得天独厚的家园。

从20世纪中期开始,人们在沅水的干流和支流,进行空前大规模的水电梯级开发。水电开发关系国计民生,可以保障电力供应、调节水利灌溉等。但奔腾的沅水,变成了一座座湖泊和水库以后,阻隔了鱼类洄游的生命通道。普通青鱼可以在宽阔而平静的水域生存,也可以大规模养殖。湘华鲮却彻底失去了天然河床。20世纪90年代,湘、资、澧水中的湘华鲮已经绝迹。2007年前后,湘华鲮被列为湖南省核心保护物种。

2006年,湖南省和怀化市的水产研究机构联合启动“湘华鲮驯化与人工繁育”项目。这一项目基地落在我的家乡老洪江横岩乡。在近20个春秋中,从省、市到老洪江,先后有50多名科技人员参与项目。他们用鱼类学等理论,实践湘华鲮物种延续的试验,也开创了湘华鲮这一珍稀鱼类产业发展的新途径。

袁隆平院士也意识到保护湘华鲮的重要性。2018年11月24日,袁隆平院士题词:“保护湘华鲮意义深远”,赠给怀化市前往拜访他的人士,之后又呼吁相关部门大力支持。

四

为了寻找野生湘华鲮鱼苗,乡土水产养殖行家小李常常天不亮就划着小木船出门。他不会忘记那一天:“我沿着沅江,一路划船,划了几十里。那天雨下得特别大,又打雷又刮风的,我浑身都被雨淋透了,直到天黑,才在一处偏僻的水湾里,找到一尾小小的青鱼。”那尾鱼也就手指那么长,在他手掌里轻轻滑动着。他说,当时就知道,这就是希望。

来自老洪江下游、溆浦县的民营企业家长总,则携资前来老洪江创业,购下沅水河畔的一处山庄,扩建为人工繁殖和育苗基地,形成了年繁育湘华鲮幼苗1000万尾的生产能力。

2025年5月22日,由生态环境部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盛事“2025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”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。老洪江、怀化市洪江区选送的案例“保护湘华鲮取得实质性突破”,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十佳案例之一,在活动中闪亮登场,成为全国4个现场展示的典型案列之一。

五

排排木船和标准化网箱整齐排列,河面上还搭建了几座工作和住宿的帐篷。呵护湘华鲮的这群人,把水上晃荡的基地当作了家。网箱里的湘华鲮在清澈的江水里鲜活灵动,青绿的鳞片在阳光下,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基地人员给我们捞出几网细看,在小小的一张长柄舀网里,居然有两三条湘华鲮蹦跳,每条一两斤。我一时迷惑,这青鱼好小,又顿时一悟,这可不是普通青鱼。

公司所在地古地名叫杨公庙。沅水水神杨公,来自沅水上游侗族古镇托口镇。昔日高高码头上的托口老街,已没人湖里,一个取名为“清江湖”的水电站大坝,成为沅水上游的大型风景区。

杨公由人而神,沿千里沅水,从托口古镇到常德德山的河岸码头,都曾经建有杨公庙,常年香火不断。杨公本名杨漱,又叫杨五,被老百姓神化为水神杨五将军。传说他忠勇神武,护佑沅水放排、行船的平安,也庇护着水中的生灵。渔事丰足,青鱼群游之处,便是百姓安居乐业之时。如今,杨公水神早已随着杨公庙的消逝而远去,但沅水人文肌理中的“青鱼之恋”,却从未消散。

离开的时候,我又想起了沅水的青鱼歌谣:“沅水滩多水又长,青鱼伴排下沅江”“沅江滔滔向东流,青鱼戏水不回头”“青鱼恋着沅江水,妹心牵着放排郎”“待到冬来鱼肥壮,团圆桌上话情长”。这是乡家的青鱼歌谣,排工们把它唱进了放排歌谣里。这种悠扬而铿锵的歌声,将会永远留在沅水,留在五溪之地和家乡人的心里。



湘华鲮。(资料图)



新化人的不动产

杨亲福

简介

新化北塔位于新化县城北资水西岸,始建于1810年,竣工于1834年,砖石结构,耗时24年建成。系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塔体七层八角,通高42米,占地面积150平方米,塔内筑有492级螺旋砖阶梯登顶。塔内七层均有壁画,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,是清代湘中地区风水塔壁画的典型代表。据清同治《新化县志》载,旧时县城西南高而东北低,堪舆家认为形胜有亏,故于城北建塔以镇护文脉。

—

20世纪60年代末,我读小学。爸爸在新化城关镇搬运公司工作,我寒暑假都跟着爸爸进城玩耍。搬运公司在县城的大码头,大码头连着向东街。我每次进城,爸爸都会带我进面馆。他喜欢吃红汤牛肉面。

爸爸要工作,把我寄放在蔡奶奶家里,让我跟着蔡奶奶孙子玩耍,托蔡奶奶看管我。爸爸早上送我过来,晚上接我回去。小蔡哥也喜欢吃红汤牛肉面,他总是带我进馆子吃中饭。这样,我习惯了辣味,喜欢上了红汤牛肉面。

那时的向东街是县城的主街,以“面街”著称,拥有百年面馆老店,搭配杯子糕、葛子粑、马练王、油炸粩等小吃。

在我记忆中,向东街串起整个县城。整个县城在资江的西岸,只有如今新的县城四分之一那么大。那时,小蔡哥带我划船,从大码头划到河对岸去玩耍,对岸是大片农村的稻田。在小船上,我远远地望见了北塔。划船返回,小蔡哥带我看了北塔,当时门被人用板子钉死了,没有能够进去登顶。我数了北塔的层数,七层。

从此,北塔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我从孩提时代开始,就把北塔和向东街视为新化县城的象征。

新化北塔由当地七大家族集资建成,旨在打造风水镇物,弥补地理信仰中“西南高、东北低”的缺陷,保一方平安。塔基以青石砌筑,塔壁为青砖结构,塔门坐北朝南,檐角呈龙头鱼尾造型,覆铁瓦铸铜顶;正门书“北门锁钥”,两侧楹联为“正欲凭栏舒远目,直须循级上高楼”。塔内各层绘有神话传说、戏曲人物及动物花卉图腾,栩栩如生。

北塔被列入新化八景,承载着一方文脉。塔顶即观景台,可远眺县城全景,近赏资水东流。早晨,阳光使北塔通体染上一层金辉,给人以无比的鼓舞与力量。居民纷纷来到北塔广场健身,舞动着矫健的身姿,展现出新化人的朝气与激情。

二

1976年,新化县举全县之力修建资江大桥,我们称之为“一桥”,我作为双林乡的民工参加修桥,驻扎在南源村一户姓晏的农民家里。资江河对岸的县城有蔡奶奶和小蔡哥。每逢假日或下雨天不能挑土填方的日子,我就独自去大码头坐渡船过河,到蔡奶奶家里去。每一次,小蔡哥还是会带我进百年老号面馆吃碗红汤牛肉面。我念想着北塔,饭后总要散步到北塔,看一眼才心甘。

离开新化后,我无论在哪里,都记得蔡奶奶、小蔡哥,记得向东街特别可口的红汤牛肉面和刻骨铭心的北塔。我每次来到新化县城,一定会吃红汤牛肉面,一定会散步到北塔。

恍惚眨眼之间,又过去了许多年,新化县城变大了,原来的资江河是城市的边河,如今成了内河。我也迈入了老年,去新化县城的机会少了,但我的心里,北塔和向东街是新化县城的内核。

幸运的是,不管新化县城如何扩展,北塔和向东街都得到了不错的保护,它们依然是老样子,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新化县城。如今,向东街还是那条老街,完整保留着传统市井风貌,且已经入选湖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了,还是美食一条街。

如今,向东街延伸了,从河堤看去,向东街就和北塔连为一体了。北塔下的凡尘烟火,尽显温情,它如一道彩虹,连接着历史与现在,见证着新化人精气神的代代传承。新化北塔是新化这片土地的温暖之源,亦是新化人的不动产和精神财富。



新化县古城,矗立在资水河畔的北塔。(资料照片)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